

孔萨利克小说系列

K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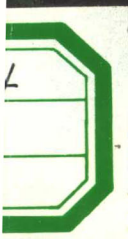
孔萨利克小说系列

Konsalik

Die dunkle Seite
des Ruhms

〔德国〕海因茨·G·孔萨利克 著
桂乾元 译

风流 有价



(皖)新登字 04 号

Heinz G. Konsalik
Die dunkie seit des Ruhms

根据(C) Wilhelm Heyne Verlag GmbH & Co. KG, München 1980 年版译出

[德]海因茨·G·孔萨利克 著
风流有价(孔萨利克小说系列第二辑) 桂乾元 译

责任编辑:裴善明 装帧设计:武忠平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金寨路 283 号) 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省新华书店

印刷:宿县地区印刷厂

开本:787×1092 1/32

印张:8.375

插页:2

字数:200,000

版次: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00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0878-1/I·788

定价:4.9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孔萨利克致中国读者^①

早在十岁的时候，我就梦见了马可·波罗曾经游历过的那个神奇的国家，这是一个充满神秘魔力的、美丽得难以描绘的国度。少年时代，我对斯文海定^②以及他穿越丝绸之路和沙漠戈壁，探寻那些神秘失踪的湖泊的考察旅行，感到振奋和鼓舞，以后，一个为西方世界尚且所知甚少的民族那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高度文明，越来越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吸引着我，于是我开始阅读一切用文字描写中国和用图片记录中国的书籍。数十年来，在我的心里始终只有唯一的一个重要愿望：你必须亲眼看一看这个中央之国。这是一种抑制不住的爱。我搜集佛像、木雕、丝绸绘画、彩色木刻、皇帝的狮子以及恶魔的面具。

后来，我终于作为旅游者访问中国，来到了这个我朝思暮想的国家。迄今我已经两次去过中国，我站在天安门广场上，注视着数以万计的游人，漫步在颐和园的庭院，穿过紫禁城，从长城上眺望远方的土地，怀着崇敬的心情默默地站在天坛的中央，步下明陵地下宫殿，观赏西安兵马俑、桂林仙境以及长江三峡。我想到自己仿佛在数千年以前就曾经以另外一种形态到过这里。

① 此系作者为《孔萨利克小说系列》第一辑所写。

② 斯文海定(1865—1952)，瑞典探险家，曾多次到中国新疆、西藏等地探险。

现在，我写的一百二十九部长篇小说中的几部，即将用中文出版。在我的童年时代就产生的渴望由此得到了满足：我可以对你们说话了。你们将读到我的书——但愿你们读了我的书会感到兴奋和愉快，并在这几个小时里被引入一个对于你们来说遥远的世界，一如你们的世界对于我那么遥远——你们会说：我还想读到更多孔萨利克的书！然后，我们就成了朋友，这是我毕生所希望的。

我衷心地向我的所有中国读者致意！

A stylized,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consisting of a large, sweeping initial letter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horizontal strokes.

孔萨利克再致中国读者^①

两年前,当我的五本书首次在中国出版时,我不仅感到巨大的喜悦,而且实现了一个隐藏在心中的夙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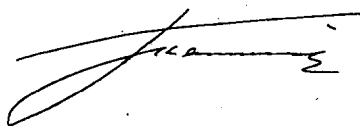
从童年时候起,我就从神秘的方式与中国联系在一起。当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仍然处于艺术和思想的发展阶段,中国就已经拥有了伟大的令人神往的文化。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心情激动,面颊通红地阅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,以至于今天每当有人问起我希望成为哪一个历史人物,我总是回答:在中国的马可波罗。我对您的国家的热爱从未减弱。当我有可能亲自看看中国的时候,这种热爱达到了一个高潮。三次长途的中国之行把我引到了外国人很少去的省份,白族、苗族、纳西族、奇美无比的山村,广阔肥沃的平原,长满水稻、青菜和大豆的梯田。我夹杂在游人中间漫步于熙熙攘攘的农民集市,造访了临近西藏的几座幽静的寺庙。对我来说,置身于童年梦想的国度,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崇高的感受。

现在,我的书在中国印刷并被人们阅读——一种内心的愿望变成了现实。我感到很自豪,您手里现在正拿着这本书,并且准备阅读。

^① 此系作者为《孔萨利克小说系列》第二辑所写。

我在此向您和所有我的中国读者致意，希望我的这些书
给您带去欢乐。

衷心地问候您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appearing to read "James". The signature is stylized with a large, sweeping loop on the left and a horizontal line extending to the right, ending in a small flourish.

前言^①

蔡鸿君

海因茨·孔萨利克(Heinz G·Knosalik),原名海因茨·君特(Heinz Gunther),是德国最著名的通俗小说家。1921年5月28日生于科隆,父亲是当地一家保险公司经理,祖上是萨克林奥格斯堡的世袭贵族,在威廉时期自动放弃了贵族头衔。海因茨天资聪颖,机敏好学。十岁时写了一部反映印第安人生活的小说,整整写满了三本练习簿。十二岁时写了一部名为《归来吧,故乡》的中篇小说。从他十五岁起,他开始在当地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。他十七八岁时,尤其对戏剧感兴趣,创作了几部模仿古希腊戏剧的悲剧,其中有一部因战争爆发而未能如约上演。中学毕业后,按照父亲的意愿,他到慕尼黑学医,三个学期后改学戏剧。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摧毁了他希望成为一名戏剧导演的梦想。他应征入伍,获中尉军衔,被派到苏联当随军记者。战争后期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左臂受了重伤,痊愈后转入后勤部门,其间写了几个剧本,并在一些战地医院进行巡回慰问演出。战后被关入美军俘虏营,获释后回到家乡科隆。1948年与威斯特法伦一个商人的女儿,公立学校教师埃尔斯贝特(Elsbeth)结婚,先后担任《趣味画报》主编和利伯拉托尔出版社戏剧编辑部主任,1951年起成为职

① 此系主编蔡鸿君先生为《孔萨利克小说系列》第一辑所写。

业作家，以原籍保加利亚的母亲在出嫁之前的姓氏——孔萨利克为笔名发表作品。1952年，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沙漠舞女》。1956年，他又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斯大林格勒的医生》，描写一名德国军医在苏联战俘营的生活。这部小说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，被称为是纪录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动人心弦的文献”。截止1980年，总共发行了三百五十万册，创下了战后德语小说最高发行纪录。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故事片，1958年在法国第九届维希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外国故事片一等奖，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也分别获最佳演员奖。

孔萨利克是一位高产作家，迄今已经出版了一百二十九部长篇小说，被译成二十六种外文，各种版本多达八百五十多种，总发行量超过七千九百万册（1988年7月31日统计数字），并以日售一万册的速度继续增加，这在当今德语作家中首屈一指。他早期的作品主要取材于战时他在苏联的经历，以反战和揭露战争的残酷为主题，这类作品除《斯大林格勒的医生》之外，还有《他们从天而降》（1958）、《军用高速公路》（1958）、《999劳改营》（1959）、《俄国交响曲》（1962）、《第六军之心》（1964）、《热恋之夜》（1966）等，因此有人称其为“有着俄国灵魂的科隆人”。孔萨利克喜欢写医学题材，许多小说还以医生为主人公，如《斯大林格勒的医生》、《癌症的诊断》（1961）、《送来的面孔》（1962）、《荒漠大夫》（1971）、《女沙皇的私人医生》（1974）、《被遗忘的天使》（1974）、《美国的女医生》（1977）、《舢板大夫》（1983）等。他本人甚至声称：“没有一本孔萨利克的小说没有医生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本人最初就是学医的，后来才改了行。没有当成医生，成了一种心灵创伤，因此在每一本孔萨利克的小说里必须要有一位医生。”他一直关心医

学报道,长期订阅十余种专业刊物,并且经常在手术台旁边体验,在医院诊所观察,与医生病人交谈,以便了解医学的最新进步并在书中真实地加以表现。例如,他的第一百部小说《辐射的手》(1984)就写了对病人进行放射疗法的这一新技术。60年代末70年代初,他的创作转向表现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,诸如恐怖活动、吸毒贩、性解放、中东问题、美苏间谍战、东西方关系、石油危机、越南难民等均是他笔下反映的主题。例如,《布拉格的浴血婚礼》(1969)写苏联入侵捷克;《敲诈》(1972)慕尼黑奥运会筹备期间国际性敲诈案;《花花公子》(1972年)写富家子醉生梦死的生活处世态度;《船上的鲨鱼》(1976)写恐怖分子劫持客轮,绑架人质;《谍网恋情》(1977)写美苏之间的间谍活动;《女继承人》(1979)写希腊女船王奥纳西斯的婚变;《毒泉欲火》(1980)写当今西方人的吸毒、放纵、堕落;《金色的海洋》(1987)写越南难民在海上漂泊的艰难经历。

孔萨利克善于编排故事,其作品情节曲折,叙述生动,绝大多数以爱情为主要线索,往往是三角甚至多角关系,结局多为大团圆,文字亦浅显易读,因此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喜爱,是许多德国人茶余饭后、旅途必备的消遣性读物。几乎他的每一本新作,一俟问世立即成为畅销书,在联邦德国各大书店和书报摊点,他的书均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。孔萨利克这个名字就像是一种商标,许多书业界人士戏谑地说,孔萨利克的书就像一种名牌商品。孔萨利克的作品也颇受影视界的青睐,迄今他的小说已有十几部被改编成故事片或者电视连续剧。

孔萨利克在评论界,恰恰与在读者和观众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。正统的文学评论家对他的作品不屑一顾,许多文学史

书籍对他很少评述,至多提一下《斯大林格勒的医生》,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及大多数作家词典均不收孔萨利克这一条目。对评论界的冷漠态度,孔萨利克任其自然。他说:“专业的文学评论的确对我不感兴趣。对我来说,重要的是读者对我怎么想;对我来说,有决定意义的是我从每天收到的数百封信中所听到话。我收到的这些读者来信,绝不是些智力低下的人写的。他们中间有主任医师、银行经理。他们写信给我,感谢我的书给他们带来的那美好而紧张的时光。”当有人问孔萨利克把自己归入那一类作家时,他回答说:“我把自己归入消遣作家的这一类,在这里‘消遣’应该理解为,人们不是干巴巴地处理严肃的主题和事件以及人类的、社会的或者政治的问题,而是将它们大众化的‘包装’进一种任何人都懂得的语言、情节和形式。仅仅为五百位知识分子写作,在我眼里是毫无意义的……我作为作家的任务是广泛的影响。柜台后面的小姐应该像她的经理一样能够读懂我的书,并为它们所鼓舞。如果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——发行量对此做了说明——我就达到了我的目的。我拥有伯尔^①和格拉斯^②只能梦想的印数。我是一个人民作家,我为人民大众写作。”

孔萨利克旺盛的创作力早已成为奇谈。他每天工作十个小时左右,写出三十张打字纸,每年至少出版四、五本小说。因此,有人怀疑在他的背后,是否有一批捉刀人。民主德国的一本德语作家词典其他至写道:孔萨利克背后有“一个在海因茨·君特领导下的作家小姐,它的成员还有本诺·冯·马洛特和君特·海因”。其实,这两个名字都是孔萨利克早期使用的

① 海因里希·伯尔(1917—1985),当时的联邦德国著名作家。

② 君特·格拉斯(1927——)当时的联邦德国著名作家。

笔名。关于他那种神话般的创作力，孔萨利克解释说：“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如果一个人勤奋，每天除了写作不干别的。如果一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在写作，那么他的创作力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人们经常把我称作一台长篇小说机器。然而，我除了写作什么也不干，请您假设我很懒惰，每天只写五页纸，那么一年下来就是一千五百多页，也就是三部长篇小说，可我已经写了三十多年”。

为了奖励一直不为各种文学奖评委会列入考虑范围的通文学作家，1982年，孔萨利克捐资与戈德曼出版社、海纳出版社、贝伯—巴斯台出版社联合设立了“孔萨利克长篇小说奖”，奖励“以紧张的、吸引多层次读者的形式，表现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个独特画面”的德语通俗长篇新作。1983年6月，巴伐利亚授予孔萨利克“巴伐利亚勋章”，以表彰他“对巴伐利亚州和巴伐利亚人民的突出贡献”。

除了写作之外，孔萨利克喜欢听音乐、旅行、读书和游泳。他最喜欢的古典作家莎士比亚、席勒、克莱斯特、格里尔帕策，最喜欢的现代作家是肖洛霍夫、海明威、法拉达、雷马克。他尤其喜欢肖洛霍夫的《静静的顿河》，认为自己与肖洛霍夫有着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，甚至把自己的小说《顿河畔的爱情》题献给肖洛霍夫，他在扉页上写道：“献给米·肖洛霍夫，哥萨克的伟大的小说家，我钦佩他，就像孩子钦佩国王”。

孔萨利克从小就对中国怀有美好的感情，他曾表示假如他生活在久远的过去，他“最希望成为中国皇宫里的马可波罗”。近几年，他曾两次来华旅行，实现了他数十年来“唯一的一个重要愿望”。当他获悉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他的小说之后，欣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致中国读者的信，希望通过他

的书与中国读者结成朋友。我们在选编及翻译这套丛书的过程中,孔萨利克本人及其女儿达克玛女士(**Dagmar Stecher-Konsalik**)给予了大力支持,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。

1989年5月25日于北京

德国著名通俗小说家孔萨利克访谈录

蔡鸿君

1990年10月,笔者到德国美茵河畔法兰克福见到了孔萨利克先生,同他进行了三次谈话,下面是谈话中涉及文学创作以及中国的部分内容:

蔡鸿君:(下简称蔡)孔萨利克先生,最近读了您寄来的新作《雨林密谋》(*Das Regenwald-Komplott*),这是一部以保护环境为主题的小说。

孔萨利克(下面称孔):许多年以来,人们在巴西原始森林开采木材,前不久又在巴西北部发现了大量金矿。目前那里约有七万多名采金者,他们砍伐树木,烧成木炭。然后用于冶炼矿石提取黄金。一千多平方公里的热带雨林被砍光了,目的就是为了解木炭,炼黄金。这简直荒谬至极。在这片尚未开发的原始森林里,生存着上千种不为人类所知的动物和植物,它们中间的许多因此而遭到灭绝。这是一种生态学的死亡,大工业造成的这种毁灭性的损失是人类永远也无法弥补的。位于亚马孙盆地的原始森林是地球的绿色的肺,如果再这样砍伐下

去,三十年之后,巴西的原始森林将不复存在,这是整个人类的灾难。人没有肺无法生存,我们的世界也不能没有肺。这种肆意砍伐森林将破坏生态的循环运动。人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。因此,我写了这部小说。当然,有人会说,你我热带雨林的事发生在巴西,这与我们有什么关系。这当然和我们有关系,这关系到全人类。

蔡:您所关心的,是整个人类的命运。

孔:正是如此。现在报刊上有许多呼吁保护自然环境的文章,还有许多专业书籍。但是,如果有这类题材的小说,读者将可以身临其境,和书里的人物共同生活,在他们的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,这样,他们也就可以直接体验我在小说中想要表达的主题,并且容易理解它们。

蔡:您现在正在写什么书?

孔:我现在正在写一部中国题材的长篇小说^①,准备工作已经基本结束。许多年以来,我一直在搜集素材,现在材料足够了。我写的是一个中国姑娘的故事,她在十二、三岁的时候经历了“文化革命”,我要写她的整个成长过程,一直写到现在。

蔡:您曾经在给我的信中把中国称作是您“朝思暮想的国家”。您是出于什么原因,或者说,是在什么时候,想到要写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?

孔:已经很久了。我读过《金瓶梅》、《红楼梦》,从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里了解了许多中国的情况,几十年来,我一直搜集中国的佛像。我喜欢中国的书法和绘画,访华时买了几幅大

^① 这部小说已于1991年10月出版,书名为《翡翠亭》。

的字画，现在挂在我的家里。我还在中国买了一张红木写字台，现在坐在这张写字台前写作。我家吃饭的房间完全是中国式的。可以说，我对中国的文化有着一种狂热。我曾经在给您的信中写过：中国在几千年前就拥有高度文明，而欧州那时尚一无所有。写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早就是我的计划。我总是在认为自己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才真正开始动笔写作。

蔡：您的许多小说都写了爱情故事，这部小说里也有爱情故事吗？

孔：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主人公是年轻的姑娘嘛！她是一个穷教师的女儿，爱上了一个大学生——一个医学教授的儿子。

蔡：您早期的小说主要取材于在俄国的经历。

孔：是的。我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当过战地记者，我先写战争，然后是医生的主题。因此有人说，孔萨利在笔下一是俄国，二是医生。我不喜欢这种给我确定类型的说法，所以就写了一部完全不同的小说，故事发生在法国，写法是法国风格的。

蔡：是《爱情比死亡更强》这部书吧？

孔：正是这本，我的读者们感到惊奇，不是发生在俄国，也没有医生，这部小说很成功，为读者们接受了。当然，在我的所有小说中，医学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题材。在《雨林密谋》中有一个医生，在关于中国的小说里也将会有一个医生。

蔡：您年轻时学过医，二次大战期间在俄国，这些都是您亲身经历，后来成了您的小说的素材。但是，您还写了许多现实题材的小说，这些事情您当然不可能亲身经历。请问，您是怎么搜集素材的呢？

孔：从报刊上搜集。如果有这方面的专业书籍，我也买回

来，以便从中查找需要的资料。在开始动笔写小说之前，我要搜集大量有关材料，它们为我提供各种各样准确的信息。比如，在这部关于中国的小说里，我要写一个位于中国内地的村庄，这个村庄必须是实际存在的，我描写的应该与实际存在的相同。

蔡：您当然必须有一张中国地图罗。

孔：当然有，所需的一切我都搜集好了。我已经去过两次中国，但还想再去一次，去看看那些对旅游者不开放的地区，也许这是允许的，租一辆车，雇一位翻译和一位司机，自由自在地到处看看。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在中国乘火车旅游一次。如果我开始写这部关于中国的小说，还想请您帮一些忙。有一些事情尽管我尽了很大的努力，但仍然不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。每个中国人的名字都有自己的意思，我想请您为我提供几个有意思的姑娘和小伙子的名字。

蔡：我很乐意为您帮忙，向您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。中国人的名字比较复杂，许多名字尽管发音完全相同，但所用的字不同，意思也不同。

孔：这一点我过去就不知道，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。

蔡：您在少年时代就梦想去中国，几十年之后，当您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时，您有什么感受？

孔：我完全被中国古老的文化迷住了。只有一点在我们西方人看来是很有典型意义的。这就是北京明陵的石人石兽墓道，那些石人石兽近千年来一直矗立在那里，现在，当中国作为旅游国家对外开放以后，人们不得不给它们围上了铁栅栏，以免旅游者在上面乱涂乱画。这对我们很有典型意义。它们在那里站立了上千年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现在西方人来到这

里，在上面涂鸦、刻画，这使我感到很遗憾。天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还有紫禁城、太和殿、嫔妃们居住的后宫

蔡：您知道吗？中国的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。

孔：他们的性欲一定非常强烈。

蔡：趁此机会，我还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：您在写小说时是如何处理爱情和性问题的？

孔：爱情和性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假如生活中没有女人，没有性，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怎么样呢？这是生活的一种动力，也是小说中必须出现的。但是，没有必要像美国作家杰姬·科琳斯(Jackie Collins)和哈罗德·罗宾斯(Harold Robbins)那样写，那是色情文学(Pornographie)。人们完全可以写得很美，含蓄委婉，充满感情。另外，还要看写的是什么人，发生在什么地方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要写一个发生在妓院里的情节，这就必须采用妓院里的语言，否则就与生活不符。但是，如果是写一对真正相爱的情侣之间的爱情，则可以写得含蓄委婉，充满感情。而科琳斯的小说里除了火辣辣的性描写之外没有别的，平均每四页就出现一次，罗宾斯也是这样，每五页就有一次性描写。这不是我的风格。

蔡：现代作家中您最喜欢的是肖洛霍夫。

孔：肖洛霍夫、海明威、德国作家法拉达、雷马克是我的四个榜样，我最崇拜肖洛霍夫。因为我也达不到他的高度，所以我将自己的一本书题献给他。

蔡：《顿河畔的爱情》。

孔：对。我在书中写道：“献给米·肖霍洛夫，哥萨克的伟大的小说家，我钦佩他，就像一个孩子钦佩一个国王，”

蔡：当代作家中有谁以被视为您的榜样吗？